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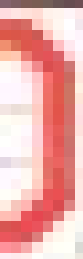
历史
现场

监听专员见闻录

王正元◎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監听专员见闻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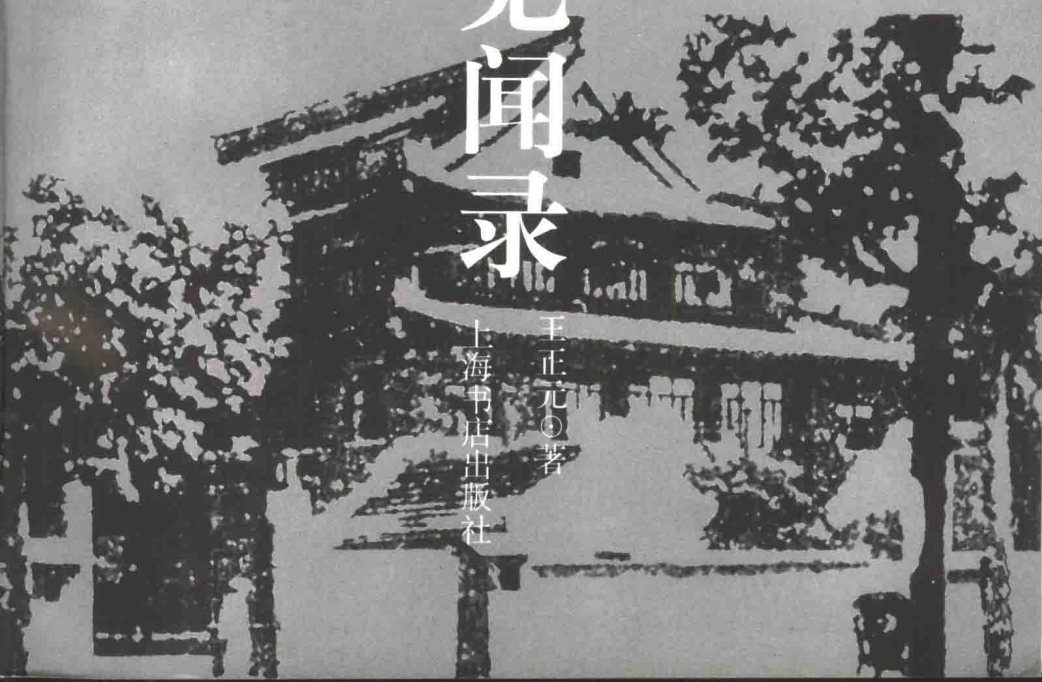


历史
现场

监听专员见闻录

王正元◎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技术编辑 张伟群
张绍军
封面装帧 程 钢

监听专员见闻录

王正元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邮编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10 千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22-536-6/K·56

定价 15.50 元

目 录

一、南京电话局十年追忆	1
南京电话事业的沿革	3
何竞武的“三部曲”	7
献密码起家的邱炜	10
一位热爱祖国的电话工程师	13
“藏本失踪”事件始末	15
《闲话皇帝》案内幕	18
“三十八条好汉江面逞威”	21
“总理奉安典礼”片断	23
东西“二宫”	27
“西安事变”发生时	31
二、“八一三”淞沪战争前后	37
长途电话——蒋介石与前线联系的主要渠道	39
蒋介石与女话务员的冲突	41
撤守南京的决定	43
南京保卫战中的教导总队	46
战火纷飞前的陵园新村	48
蒋介石谒陵离京	49

军话台西撤	50
三、八千里路云和月	55
军事委员会委任的电话监听员	57
两次特殊的空袭	59
出巡的一再中止	63
蒋介石撤离武汉	65
长沙大火	66
随蒋介石花车出巡	68
韶关视察	72
第一次“南岳会议”	75
全州小插曲	76
四、初到“陪都”	79
战时重庆大本营	81
“重要军话台”的建立	86
长途电话防空袭	87
许世英“八圈麻将”	92
五、蒋介石使用电话的习惯	95
不会使用自动电话的人	97
蒋介石通话时的称呼	100
电话军令 一夕数改	101
责任重大的电话监听员	105
六、蒋、宋家事的几个侧面	107
宋美龄与孔二小姐	109
陈秘书与蔡妈	111
蒋经国与蒋纬国	114
宋庆龄、宋美龄的姐妹情谊	117

七、侍从室——现代枢密院	121
侍从室主任的职位和权限	123
侍从室其人其事	127
八、抗战中期阶段	137
长沙会战前后	139
流连桂林的山山水水	141
贵州之行	144
中原会战与“常败将军”汤恩伯	146
在衡阳围城作战中	151
随蒋经国偷越衡阳上空	156
九、山城旧话	161
蒋介石亲挽张季鸾	163
游宦有术黄伯度	165
张厉生赁屋姻缘	169
陈树人同名受累	172
林森巧遇同名人	174
徐培根宦途多舛	176
邵力子授课外交	179
周恩来尊师重道	181
十、日本投降前后	183
军政部长职位的风波	185
春游昆明及一则轶闻	189
不堪回首华清池	193
频繁的“电话接收”	200
十一、“还都”南京	203
“接收”面面观	205

计舜廷钻营有方	209
江浙沪故地重游	211
脚踩三条船——总统府、国防部、交通部	214
“还都”后的“国防部”	217
“重要军话台”和“次要军话台”	220
神经中枢的电话和小总机	223
十二、两次“国民大会”见闻	227
匆忙开锣的“制宪国大”	229
“代表”竞选和“国大”生意	231
吃喝俱来 领骚秦淮	232
颠倒众生的“国大之花”	236
三个陌生女性	237
重头戏：副总统选举	239
别开生面“就职大典”	241
不翼而飞的胶卷	242
会场外的奇观	245
两会之间的工程师年会	246
十三、轰动“首都”的严继承失踪案	249
蒋介石的电话接线员失踪了	251
事态逐步扩大	253
卫戍司令部的两次传讯	255
没有结果的结局	258
十四、又一起风波——贻误戎机和泄漏机密案	261
颓势下的长途电话——“贻误”和“泄漏”	263
国防部下令追究责任	265
再次走“上层路线”	266

采取应急措施	268
十五、“总统”下野前后的“窝里斗”	271
蒋系、桂系宿怨萌发	273
寄希望于异邦总统选举	274
总统小休 面授机宜	275
溪口遥控南京	277
矛盾升级,暗斗变明争	279
国人瞩目之地——溪口	281
十六、南京解放前夕	283
大动脉的“梗塞”——怠工风波	285
虎头蛇尾的裁员和留守工程团	287
监察台班长不辞而别	290
电话被截而决定了我的命运	294
地下党早已控制了军话台——真相大白	297

—

南京电话局十年抚忆

南京三元巷，过去有一座花园大宅院，为一袁姓清末候补道所建。这百数十间的宅院，被一条横亘南北的马路分隔为二，另由一座横架上空的“过街楼”给连成一气。1927年3月北伐军底定南京，这里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驻节所在。

总司令部八大处的参谋、副官等处设在路西，军法、军医等处设在路东，经理处在党公巷。“过街楼”上，军官们频繁过往，最忙碌者莫过于副官处处长何竞武中将。我的叔父就在何处长属下任职。其时，我高中差一年辍学在家，即由叔父向何通款，转介交通处长邱炜推荐，进入南京电话局工作。是为我通向所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兼任电话监察员的起点，但是到达这一步，还有十年的路程要走。

南京电话事业的沿革

南京电话的“话龄”，和我的年龄差不多。辛亥革命以后，南京才开始创建电话局。装有容量一百门磁石式电话。仅限于官厅衙门装用，民用是不开放的。

1915、1916年间，北洋交通部派倪鸿书来宁任局长，在花牌楼（即今太平路）文昌巷内建局址（办公处与局长公馆所在），话房（即交换室）另设在状元境润德里内。扩建成五百门磁石式电话，又在浦口建立分局，装有容量一百门磁石式话机。同时，部

分开放商用，那也限于银钱业和大的厂商。

在“润德里话房”磁石电话时期，简陋纰败无比，当时南京有“马路不平、马车不行、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的歌谣。“电话不灵”，就是说电话很糟糕，不论进线或外线，一律均系明线。晴天风平，还可勉强通话，倘遇刮风下雨，不是断线，就是绞线，一家叫电话，即有三、五家同时铃响，只听电话中七嘴八舌，乱糟糟一团，那里还听得出是谁说话，往往故障不通，就是个把星期。人们说，装的电话，成为“聋子的耳朵，摆式了”。这个现象，直到迁进新局址，在市区埋设了地缆，才逐步得到改变。

1919年改派欧××(名字记不清)任局长。北洋交通部批准在游府衙门旧址(即党公巷西边由游府衙门而得名的游府西街)，兴建三层楼洋房。1918年开始兴建，1920年全部竣工(包括机械安装并通话)。从此，“市内电话”又由磁石式改为共电式电话。并在下关仪凤门(即兴中门)兴建假三层楼房，成立分局。装有五百门共电式电话。这两座楼房在当时南京，还称得上是新型建筑。

总局，原“游府衙门”大门前两座石狮子，一直保持未动。底层是各科办公和对外营业部门，二楼是局长和总工程师办公以及测量修理部门。三楼全都是交换部门。

三层楼顶是平台，建有圆形钟楼一座，周围的人都看得到那一座标准的大钟。

全市连同下关、浦口约装有二千用户，不论官厅衙门、商户一律开放，即连茶馆、酒楼、妓院都同样可以申请装置。有两家最大的西药房，特地向话局情商，把“606”及“914”两个电话号码要去，作为这两家西药房的电话号码。因为这两个号码，既符合西药房的性质，又藉此以广招徕。(注：“606”、“914”都是治疗梅

毒的注射药名。)

1924 年,孙传芳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时,派他的秘书周鸣道充当局长,北洋交通部派留美学电机的易天爵任总工程师。

改装为共电式电话后,招收了一批 16 至 20 岁青年充当接线生(后改称话务员)。交换台需要 24 小时昼夜值班,每班六小时。夜班零点到晨六点。整个交换室长约五十米、宽约二十米,机台二十一席,每席管一百二十户,实用十五、六席。由于夜班业务清闲,每人要管三席,只有五人值班,另有班长一人,共六人。

1927 年,北伐军底定江南,奠都南京,即派一海军军官陈××(名字记不清,系海军司令陈绍宽族弟)当电话局长。职工曾闹了一次小小风潮,陈××还请当时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温建刚亲率武装警察到局弹压。

不久,新任交通部部长王伯群,派于润生任南京电话局局长,总工程师仍由易天爵继任。

南京建都后,机关林立,商业亦日趋繁盛,原来 2000 门共电式电话,容量已满。即由交通部批准,向美国自动电话公司,购置 8000 门自动电话,并在许家巷建立“南分局”,中山北路建立“北分局”。党公巷总局装 5000 门。南分局和北分局各装一千五百门。美国自动电话公司还派一位马尔登工程师前来担任技术指导。

1928 年开始换装,1929 年上半年全部换装完竣。从此,南京市开始用上自动电话了。原来话务人员优者留用,一般者调派外局,劣者淘汰。其时我方从军政部交通司交通研究所进修毕业,遂以“老虎班”资格仍回南京市电话局工作。南京有长途电话,也自这一年始。开始在京沪之间(南京至上海)兴建,由陶

凤山主其事。朱家骅任交通部部长时代，借用“中英庚款”兴建九省长途电话，派胡瑞祥主其事。随后，逐渐扩充到全国的长途电话。朱家骅又派舒震东任首都电话局局长（南京电话局由此改名为“首都电话局”），汪启堃任总工程师。在1935年把原有男性话务员又换为女性话务员。

1932年，朱家骅出长交通部，调我到部从事电信工作。交通部旧址在南京华侨路慈悲社，朱家骅一到任即着手兴建新部址，选在萨家湾铁道部对面。施工一年有余，建成一座宫殿式大厦，与铁道部宫殿大厦巍峨相对，时人称作“东西二宫”。我在“西宫”供职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西安事变”前，朱家骅去职，改由俞飞鹏任交通部长，南京电话局局长换成顾铭德，并由周公朴任总工程师。

不料顾周两位都是短命的局长和总工程师，因为他们到任还不足一月，有一天，俞飞鹏亲往电话北分局视察，当场查获四位职工正在局内兴高彩烈地打麻将。俞飞鹏立即下令：顾德铭、周公朴均予撤职，那四位职工同时被开除出局。不久，顾德铭又被派往陕西任电政管理局局长（顾德铭系前铁道部部长顾孟余之弟），周公朴一气走赴香港，就任香港电话公司工程师。

俞飞鹏改派朱一成任首都电话局长，黄如祖任总工程师。1937年抗日战争起，南京电话局在总局拆除自动电话3500门，装箱运往重庆，充作后来迁都重庆，换装重庆共电式电话之用。

何竞武的“三部曲”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场人事，颇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意

味。以首都电话事业论，照例是局长和总工程师跟着交通部长共进退。如“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陈铭枢接任交通部长，即派莫庸任南京电话局长，并将原总工程师易天爵调往青岛，另委王之钧接其职务。不到一年，黄绍竑接长交通部，还是“代理”名义，南京电话局长就随之换人了，先是用钱凤章顶莫庸，以后又改任胡瑞祥。

局长走马灯似地轮转，局内的人事也相应发生变动，但另有人事背景或业务优秀者不在此例。我是两种缘故俱有，所以毫毛未损。

我进交通部电信局的人事关系，就是前面讲过的何竞武和邱炜。这里先摆一段何竞武的“龙门阵”。

何竞武是浙江人，保定军校毕业。被总司令蒋介石赏识，留在身边。他平生有三桩称为“杰作”的事：被逐、升官、智斗。亦称“三部曲”。

何竞武办事勤快，手脚利索，常随总司令外出。他嗜香烟，瘾颇大。也是合该有事，蒋介石“大鼈”领头，被香烟蒂烧个小洞。蒋介石发觉后，雷霆大发，怒气冲冲指着何竞武脸，说：“你是……”说时，顺手把大鼈掷过去。何竞武接过大鼈，一声不吭站着。蒋介石又瞪眼，问：“你咋办？”岂料何竞武竟回说：“去再办一件。”此语一出，蒋介石知他虽没敢明说“赔”字，但意思就是这么回事。这一下，更使蒋介石怒不可遏，连叱：“你给我滚……”把“滚”提高狠声。何竞武听了个“滚”字，随将大鼈挂上衣架，向蒋介石行了军礼，一个急转身，走出客厅，口中轻语：“滚就滚吧。”

他一出客厅，一头栽进参谋长办公室，参谋长钱大钧见状忙问：“怎么哪……”“报告参座，我要走哪。”钱问何故？他遂把事

情原委述了一遍。钱氏诙谐成性，打趣说：“叫你滚，你就滚吧。”何竞武暗忖：老上司不但没有安慰片语，设法从中缓颊，还取笑人，这是怎么回事？慕公（钱大钧字慕尹），”何立即改口道：“参座，我走了。”说后，转身欲退。钱略颌首，自言自语道：“什么走不走？不是叫你滚吗？”还在取笑他。

不久，全国各大铁路局改组，钱大钧签派邱炜长津浦，钱宗泽长陇海……惟在平汉铁路局签拟二人，前为×××，后为何竞武（备补），呈送总司令核批。各局均如签照派，只在“平汉铁路局”签派上，总司令把第一个名字用红笔杠掉。无疑，这一职缺就由何竞武顶上了。明令发表，何竞武谒总司令后，去见参谋长钱大钧谢委。一进门，钱大钧就打趣说：“从此，就让你从北平到汉口道上，来回‘滚’吧。”何竞武向钱大钧补行军礼后，继说：“参座，你还……”互看一眼，相视而笑。

抗战军兴，何竞武由平汉铁路局调任西北公路局局长。战争全面爆发，海上交通线难保，是意料中事。西北公路，特别是甘肃至新疆境内公路，那时苏联军援接续而来，关系抗战能否持久，被提到头等国事看待。何竞武接到新委令后，跟着接到一件严急军令：“……全力以赴，限期完成甘肃至新疆通往苏联境内公路工程。逾期不能通车，概以……”命令后面破例地加注：“不借代价，按实核销。”

摆在何竞武面前最大难题是，新疆省督办盛世才跋扈横行，闭关自守。他对擅入新境者，格杀毋论。这个杀人魔王，向来是这样做的。在南京曾与盛世才有过一面之缘的何竞武（盛世才曾在参谋本部任过上校参谋职务），怎样闯过这一关？他摒弃一切顾虑，备了多种多样礼物，重装简从，兼程入新。

在迪化（现为乌鲁木齐）旅邸住下，派人先把礼物送去。盛